

一部令人心旌震颤的情场“解密”

解狼



邝平钧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解 狼



邝平钧◆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康风情录/邝平钧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12

ISBN 7 - 220 - 05228 - 6

I . 西… II . 邝… III .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443 号

西康风情录——解狼

原 名 《狼的路》

邝平钧 著

责任编辑

蒲其元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古 蓉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

防盗版举报电话

E-mail: scrmcb@ mail . sc . cninfo . net

(028)86679239

印 刷

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20 - 05228 - 6 / I · 785

定 价

22.8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几个因各种际遇进入豪门深宅的女人，
或得势，或被辱，或沦落，或背叛；
一朵朵花儿凋落飘零，堕入深渊，
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卓尔不群。

而“狼人”的命运就与这些女人扭结在一起……

狼是某个环境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本书通过一个人狼异变的并不荒诞的故事，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康人文风情画：

位于西康大相岭山道的幺店子，店主女儿关小玉因与富商儿子相恋造成命案，只得嫁给山里人罗幺哥，不久来到阴阳镇的豪门仇府，给大爷仇伯贤当奶妈。被仇占有后，因与其他妻妾争宠，而死于一场阴谋中；仇伯贤的二太太不甘在大太太及另外两位生有子女的姨太太之下，遭到女人们的联手暗算，最终送给黑风岗土匪做了压寨夫人；仇伯贤的弟媳柳氏因其美艳柔顺被仇看上，欲霸不能，于是柳氏丈夫被害，本人惨遭蹂躏，为逃出魔窟与瞎子郎中私通，落得个“家法处治”的悲惨下场，其子仇宝也被活活坑埋，死里逃生后成为“狼人”。

由此，引出若干年后化名为“包九仁”的仇宝回府复仇，而其手段则比仇伯贤更加高明。他以重金和才干取得仇伯贤的信任和重用，先后周旋于仇伯贤的女



儿仇珍、儿媳白果儿、五太太羊角花之间。三个女子，有的与他真心相恋，却成为他实施复仇计划的牺牲品；有的与他勾搭，却不意成为他夺取家财地位的帮凶；有的与他结婚后不堪冷落，离家出走，最终走上革命的人生之路。而复仇者在惩罚他人的同时，也惩罚了自己，仇宝又成了“狼人”……

长篇交织着旧西康三四十年代一个封建大家族内的恩与怨，情与仇，爱与欲，智慧与阴谋的纠葛与矛盾，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对鸦片实施“假禁真放”的所谓“禁烟运动”，“以夷制夷”的少数民族政策，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闹剧等，展示了曾被称为“西康省”的川西南一带上自豪门大户，下至山野村民特异的民风民俗，形象地刻画出旧“西康”的豪绅、官员、土匪、袍哥、妓女，艺人等的众生百态，从而揭示出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背景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对新社会的呼唤与追求。

情感炽烈、大起大落的人物命运，令人扼腕叹息；悬念迭起，独特怪异的故事情节，使人不忍释卷。

一匹来自西康的“狼”(代序)

◎刘树林

终于有一部以旧西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问世了，而作者竟是我的朋友邝平钧。

旧时的西康辖今雅安、甘孜、凉山、攀枝花四州市，幅员辽阔，地域苍凉，民族杂居，兵匪成患，烟毒蔓延。属雅安的名山、汉源、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处青藏高原末端，东来的暖湿气流在此受阻，形成多云、多雨、多雾的特殊气候，雅安更是以内陆降雨量之最而被称为“雨城”。这里天空阴霾，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青衣江蜿蜒而过，碧波盈盈；周公山千峰竞秀，万木森森，于是这里的女子水淋淋的娇媚，这里的山水梦一样多情，这里的云雾象巫山云雨一样滂沛淋漓，情思绵绵。这里生活的大熊猫以其丰艳、安静、娇媚，标举其文化的阴柔性。而西康的另一部分——西昌、凉山、攀枝花、甘孜，则大山深壑，草黄树稀，月大风硬，金沙江、大沈阳市河呼啸而过。这里的彝、藏、羌人甚



至汉人，民风剽悍，生命本色而强劲。这里出没的野狼，更以其强悍、凶狠，标举其阳刚文化的本色。

于是，反差如此巨大的两种文化，演绎了西康文化的大落差，西康历史的大动荡，西康生活的大起伏，西康情感的大分烈。如此复杂、特殊的地域历史和地域文化，如果任其失语，将是我辈的罪过。终于有发言了，那就是邝平钧。如果西康是一座富矿，邝平钧是开矿第一人；如果西康不只是历史而是形状的一种存在，邝平钧则是建构话语体系第一人。

邝平钧的《解狼》，不仅再现了三、四十年代西康军阀混战，匪患频仍，毒枭、恶霸、豪门、官府勾结斗争的历史场景，而且细腻地演绎了豪门内狼性的残忍和人性的坚韧。如果这一再现的演绎仅仅限于构思的精巧和结撰的艺术，那么也不过是一部语言的七宝楼台，充其量是一部四川的《白鹿原》。但是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浓墨重彩地泼洒西康的民谣民谚、民风民俗，甚至连叙述的语言也浸透浓重的“西康味”。这就让读者的目光，在一幅黑底金粉的西康画中作快意的游走。在游走中，捕获一种有厚度的痛快淋漓。如果《解狼》仅仅限于女性命运和情感深度开掘和细腻展现，那么它至多能望《丰乳肥臀》之项背而难与《妻妾成群》相颉颃。但作者已得“站在巨人肩上”之利，目光始终聚焦于仇家大院这一群女人的“西康性”。

何谓女人的西康性？那就是西康巫蛊文化阴阳交合以阴为主的张力。关小玉、仇珍、白果儿、羊角花一个个凄艳而阴柔，美丽得残酷。她们将欲望张扬得滂沛而内敛，将美丽搬演得伤感而世俗，将生活涂抹

得飞扬而沾滞,将痛苦点化得质感而空灵。她们的皮肤永远是那种不见天日的西康白,她们的眼睛永远是那种巫山云雨般的西康湿,她们的语言则是阴柔得波澜不兴的一连串平声的西康音。而阴柔而内敛的内核,却是强悍、质朴、粗砺的生命力度和强旺的性欲。阳刚和阴柔反差巨大又和谐统一(熊猫与狼的统一),除了西康女子,谁还敢当?这就是邝平钧笔下的“西康味”。一次西康话语的成功表达。

第一部西康题材长篇小说出自邝平钧,在必然之内,意料之中。邝平钧生在成都,长在雅安,长期浸淫于熊猫与狼共舞的西康文化中,并将这种生存升化为自觉,目光始终观照这片土地。口喝大渡河的水,笔蘸青衣江的浪,洒一路雅音雅韵,似乎再自然不过。

今天再提“西康”,不仅在于她是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更是一个地域的客观存在。“西部大开发”,四川在西部,而“西康”则又是四川的西部,更应开发深掘。“西康”,需要人们去发现去认识、去重建。在这方面,文艺作品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碧峰峡”,掀起了一个“雅安热”;一部《解狼》,可否引起“西康”以外的人们对雅、攀、凉、甘四市州的兴趣?这,或许正是《解狼》列入四川省作家协会主编的《西部开发潮》丛书的深层次原因了。

(作者系四川著名作家、评论家)



西康题材的淘金之作

——四川省作协召开长篇小说《解狼》讨论会纪要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省成都市中年作家邝平钧创作的长篇小说《西康风情录·解狼》，于去年12月初推出后，在岁末书坛引起反响。省、市多家报纸载文简介，称此书为“诡谲惊悚的《解狼》”（《华西都市报》）。“今年书坛看‘两狼共舞’”（《成都晚报》）；“是继贾平凹《怀念狼》之后又一部具有西部特色的长篇小说”（《四川日报》）。首印已在全国好几个大城市脱销。12月15日，省作协创研室主持召开了该长篇小说的讨论会。省作协党组书记宋玉鹏做了重要发言，与会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对该书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评价。现将与会者的发言择要整理于后。

宋玉鹏（省作协党组书记）：今天会议是本世纪末省作协最后一次作品讨论会，讨论“西部开发潮丛书”之一的长篇小说《解狼》。作者邝平钧在西康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对旧西康省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自然风貌，以及旧西康三四十年代的豪绅、官僚、商贾等三教九流有比较深厚的了解。西康风俗

独特,古往今来产生了不少的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邝平钧既有生活功底,又有生活阅历,所以《解狼》一书对旧西康的官场、商场、情场有着独特的描述和反映。邝平钧对文学创作刻苦勤奋,“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徐康(省作协副主席,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解狼》是省作协今年抓的“西部开发潮”丛书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出版是我省文学界又一新成果,是省委宣传部及省作协党组今年抓文学作品的又一收获。作者邝平钧正值年富力强,在影视文学创作上也颇有成绩。美国西部文学有《与狼共舞》,中国西部文学有贾平凹的近作《怀念狼》,眼下又有了反映西康的《解狼》。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与狼,“人性”与“狼性”,互相扭结、互相争斗的历史。在《解狼》中,作者很好地处理了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的关系,虽未亲身经历,但描写反映仍很到位。再者,小说情节曲折,画面感很强,雅与俗的关系处理得不错,小说就很好看。这是邝平钧的优势,希望他走自己的路。

孙建军(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作家,诗人):今年省作协创研室重点抓了长篇小说的出版与评论,目的是借“西部大开发”,繁荣我省文学创作,同时为基层作者解决出书难的问题。迄今为止,共推出6部长篇小说。其中的《解狼》是我省有史以来第一部西康题材的长篇小说,填补了此类题材的空白。作者写了10年,出版很难,是宋书记出面推荐这部书,我们与投资人和出版社积极合作才得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问世。

了，书一出来，便得到市场的欢迎。

吴野(省社科院原文研所所长、著名评论家)：《解狼》我一看就很亲切，因为五十年代我曾在西康的雅安、荥经、汉源搞过农村工作。那个地方山穷水恶，民风粗犷，风格独特。小说写得很好看，人物命运和风情血肉相连，堪称为“中国的基督山恩仇记”。是一部以西康为背景的，充满张力、野性十足的“中国的基督山恩仇记”。主人翁仇宝(包九仁)，由懦弱到凶残，由人到狼，写得合情合理。“狼性”使他复仇，但仍然具有有的人性却又使他对弱者和好女人保持着爱心。几个女性写得很活，羊角花的风骚，白果儿的柔弱，仇珍的纯情，尤其是关二姐在后半部出现，连接了关小玉(罗幺娘)的故事，可谓神来之笔。小说还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乱象”，如烟贩、妓女、土匪等。故事大起大落，叙述不紧不慢，读起来很顺，符合中国多数读者的欣赏习惯。缺点是人物内心刻画不够，结构不太好，应当多来点“闲笔”。

李明泉(省社科院研究生部教授、评论家)：可读性强，语言流畅，故事演绎紧凑，可以一气呵成地读下去。西康的历史、地区对我们是陌生的，但此书无论对环境的描述、故事的营造，人物命运的处理，都很到位。集中写了两代错位的矛盾。上辈对下辈的亲人玩弄于掌股之间，下辈对上辈复仇又过之无不及，错位地展示了人性恶的一面。通篇交织着亲与仇、生与死、情与人性的美与恶的矛盾，推动情节的展开。小说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问题：即

性的占有、色的贪图。小说主要情节是通过对女人的占有来推动故事的发展，通过性来认识人的本性，来解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恰好在这一点上，对性与财、与社会的关系写得不够，因而缺乏历史、社会、文化的张力。

何开四(《当代文坛》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此书是作者“厚积薄发”之作。作者对西康十分熟悉，小说是作者三十年西康生活的积累。现在的文坛较为浮躁，有人提出“写短篇不过夜，写长篇不过月”；而《解狼》却写了十年。西康，过去只在文中资料上看见，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全景立体式观照西康这是第一部。我觉得，西康是一块文学创作的富矿，但挖掘很少。《解狼》对如何挖掘这片富矿，开了一个好头。小说故事情节紧凑，波澜起伏，观赏性强，有看电视剧的感觉。“狼”具有文化思考，小说情节是围绕着性来展开的。这是因为，文学是人学，写“性”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人的生理愉悦性，一是人类的生产性，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回顾中国历史，其实是走的两条路，一条是“人的路”，一条是“解狼”。历史上“解狼”占主流，人既被狼吃，而又吃人(在消灭狼的过程中吃人)，如文革期间。“情仇”也是一个深刻的文化现象。当有人对“情仇”欣赏参与时，那他走的就是“解狼”。《解狼》还可以对这一主题进行深挖，使之成为《狂人日记》的现代版。

高虹(《四川文学》副主编、散文作家)：邝平钧多年来，一直执著于文学的创作。他笔下的《西康风情



录》使之很可能成为这块宝地上开垦得最深和收获最多的人。这是他创作上不容忽视的一个特色。另外就是不知他是否有意为之的雅俗共赏的路子。他的作品兼容了严肃文学的思想性和大众文学的可读性，并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他的小说中，很难认定在哪里可以树起雅与俗的篱笆。我认为这既显现了作者在小说写作中的一种技巧，也显现了作者对小说认识的一种观念。

冉云飞(《四川文学》副编审、作家)：作者非常会讲故事。我认为，不会讲故事的人，不具备小说家的资格。小说，无论是传统意义的小说还是先锋派小说，都必须以讲故事为主要方式。《解狼》讲的故事不算好新，但也有两点新东西，一是恩怨情仇的扭结方法有特点；二是人物的勾连比较紧凑，性格突出。不足之处在于结构，小说在表达多重世界的时候，线索比较乱和松散。总的来说，《解狼》写出了那块土地独特的故事，地域风情写得很成功。

袁基亮(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解狼》作者走的是比较传统的路，是雅俗共赏的审美指向，基本上偏重于俗。如可读性，语言的本土化，对民族风情的展示，对人性的揭示等，都是成功的。《解狼》是否属于主流文学，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认为“传统的”就是中国过去的，非世界性的。其实“传统的”恰恰是现实的，是仍然存在于现实的。如果现实都不存在了，你怎么知道是传统的呢？邝平钧的创作状态和取得的一些成功，说明我们在创作时在主流与边缘，传统与

现代之间不要有僵硬的界限，在创作时不要先给自己的创作风格定位太死（高雅与通俗，世界性与本土化），应当站得更高，有更高的定位。文学只有一个标准，作者不要封闭自己，不要钳制自己，这样无论是雅文学 俗文学，都可以是上乘作品。

王升华(省作协会员)：小说的艺术特色别开生面。惊险跌宕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构成该书鲜明的艺术特征。作品围绕“基度山”伯爵式的人物仇宝的复仇行动，一步步凸出众多 人物的独特性格。作者是擅长结构故事的高手，在不动声色中，将生与死、爱与恨、情与仇融汇交织，曲折有致，波澜起伏地娓娓道来，读来撼人心魄，又发人深思。其次，在浓郁的地域风情氛围中展示政治风云的变迁，是小说又一成功之处。总之，《解狼》在我省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失为一部难得的佳作。

邝平钧(作者)：出书难，出文艺作品更难，这是目前的现状。《解狼》创作近十年之久，酝酿出版也有四个年头。此次能问世，感谢省作协领导对此书的推荐，感谢四川宏扬文化有限公司的善举，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的慧眼。《解狼》虽是以旧西康为背景，但反映的主题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既然作品已经摆在广大读者面前，我的任何阐释都显得多余和苍白。我将把省作协这次为我及我的作品而开的讨论会当作我今后创作的动力和鞭策，所提的宝贵意见将有助于该书再版及改写为电视剧时加以采纳。

(赵卓整理)



独特诱人的“西康风情录”

——漫谈《解狼》

◎陈朝红

西康，是曾在共和国历史上短暂存在过的一个西部偏远贫瘠的省区。作为行政区划，它早已在几十年前消失了。但是，那曾是穷山恶水、烟匪横行、多灾多难的土地，那里的人民艰难的生存、顽强的奋斗和那原始古朴的地域民族风情，却久久地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如今，长篇小说《解狼》，拂去岁月的尘埃，把旧时代西康那一页苦难沉重的历史，把那独特严酷的生存环境里多种多样人物的人生命运和情感历程，以及那神秘蛮荒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一种既熟悉亲切而又陌生新鲜的艺术感受。

长篇小说《解狼》突出的特色，主要在于它触及了当今文学创作中还涉猎不多的新颖的生活领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三四十年代西康山野的一幅幅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图画。作家的笔触，

聚焦于莽莽大相岭下阴阳古镇的历史风雨、人世沧桑,着重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几十年间从发迹显赫到崩溃覆灭的兴衰沉没。并由此透视、辐射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展现出当时豪绅横行、官场争斗、土匪猖獗、烟毒泛滥、国民党“选举”闹剧、民族地区“家支”械斗种种社会动荡、生产凋蔽、民不聊生的景象,并描写了富豪、官员、土匪、袍哥、客商、妓女、流浪艺人、江湖郎中等等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的众生相。这一切,折射出当时西康历史的一个侧面,交织凝聚成一部具有社会内涵而又韵味独特的“西康风情录”。这是作家几十年在西康地区生活的丰富体验和浓浓的“西康情结”所孕育滋养出来的艺术成果。

这部作品的另一鲜明特色,是故事情节比较精彩,离奇曲折,富于悬念和传奇色彩,并写活了一个山野奇人独特怪异的人生道路和性格命运。故事主要发生在阴阳镇首富仇府的深宅大院内,封建豪门几十年间两代人的恩怨纠葛、爱恨情仇、阴谋暗算、刀光剑影,特别是仇府里众多的太太和女儿、媳妇辈人物各不相同的个性遭际、命运沉浮与情感的悲欢离合,穿插交错,碰撞融汇,演绎出一个个惊心动魄、荒诞离奇的故事。

作家在这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中,集中笔墨刻画了主人公仇宝鲜为人知的悲惨经历和独特的性格命运。这是一个在魔窟迫害下九死一生,正常人由“人”变成“狼”,再变为“狼人”的惊世骇俗的人生道路,这是一个蒙受奇耻大辱、非人折磨,被复仇怒火煅造出来的奇特复杂的人物性格。在仇宝死而复生,化名包九仁以特殊身份返回仇府的阴谋与智慧



的较量中,他既是狼,又是人,半人半兽,亦神亦鬼,时而精明干练,时而冷酷凶残,他性格扭曲,人性变异,感情矛盾,心灵在痛苦中备受煎熬。他最终惩罚了仇人,却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当显赫一时的仇府,在复仇的怒火中灰飞烟灭,他只能带着流血的心灵远走他乡,浪迹江湖。“狼人”仇宝的独特命运和复杂性格,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特殊环境里的产物。这一艺术形象,在当代文学人物的画廊中尚不多见,是颇有意新意,耐人寻味的。

(作者是《当代文坛》编审,著名评论家)